

当代中国史学家文库

于沛

卷

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

关于史学社会价值的理论思考

DANGDAI
ZHONGGUO
SHIXUEJIA
WENKU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史学家文库



于平

卷

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

关于史学社会价值的理论思考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关于史学社会价值的理论思考/
于沛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8
(当代中国史学家文库)

ISBN 978-7-303-08673-3

I. 史… II. 于… III. 史学流派—研究—世界 IV. K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87472 号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北京新丰印刷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55 mm×235 mm

印 张：26.5

字 数：402 千字

印 数：1~3 000 册

版 次：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5.00 元

责任编辑：连 钹 肖 理

装帧设计：李 强

责任校对：李 菡

责任印制：董本刚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

出版部电话：010-58800825

自序

1976年深秋，随着“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中国社会发展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历史科学重新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医治十年动乱的创伤，在不长的时间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再次迎来了中国史学发展的春天，这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光辉的一页。中国史学能取得这样骄人成绩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广大史学工作者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在科学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进行着艰苦的理论探索。

痛定思痛，没有正确的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的发展，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正确的理论”，既包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重大成果，也包括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的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和方法论。“文革”后中国历史学的复兴，首先是从历史科学的理论建设开始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史学理论研究成果的导向，不仅关系到能否真正做到“拨乱反

正”，而且直接影响着、决定着中国历史科学的未来。

新时期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以史学理论研究为先导，当今天回顾这不平凡的30年时，就更加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点。我有幸作为这一历史过程的亲历者、参加者，感触尤深。1983年，我出席了在长沙召开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正是在这次会上，明确提出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加强中外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在以后难忘的岁月中，我参与了第一次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的筹备、组织工作；参加了我国第一份史学理论研究专业刊物《史学理论》的筹备、编辑出版工作；参加了我国第一批史学理论研究译丛的编选、出版工作；参加了我国唯一全国性的“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研究分会”的筹备和组织工作；参加了我国第一批史学理论专业博士后研究人员的遴选和培养工作……人是历史的产物，任何人也不能超越历史。感谢时代的恩赐，20世纪80年代，正是在中国历史科学复兴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历史的机遇使史学理论研究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从此和史学理论研究有了不解之缘。

在史学理论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多有喜悦和激情，然而也时有困惑和茫然。这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关于史学和社会生活的关系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继承发展中国史学“经世”的传统？其二，关于中国史学和外国史学，首先是与西方史学的关系问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使中国史学自立于世界史坛，在中外史学交流中能真正做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这些困惑与其说来自理论认识上，不如说来自历史研究的实践中。我想，可能有不少人和我一样，都有类似的感觉。

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从实际出发，不断地提出问题和不断地回答问题。30年来，我的研究就是围绕着上述两个问题展开的。如果将这些问题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下去思考，可将其归纳为探究“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的联系，正确地认识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不仅对史学自身的发展，而且对社会发展也有重要的意义。

历史学自萌生时起，就与社会生活有密切的联系，古今中外都是这样。史学属于一定的历史范畴，是社会现实的折射，是生活呼唤的产物。但是，却有人鼓吹史学要远离生活，要淡化意识形态，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科学”的“纯洁”和“神圣”；历史研究才能有“世界眼光”，与“国际接轨”。尽管这是置事实于不顾的无稽之谈，但在我国史

学界，特别是在青年学者中却大有市场。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想，除了史学与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被割裂，不承认两者之间的联系外，还在于一些人即使承认它们之间有联系，却对它们之间联系的本质内容有误解，不清楚他们之间的联系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联系。或理论上的倒退，或思想认识上的混乱，或人云亦云，以讹传讹；五花八门的学说、论文、著作，误导天真的青年将谬误当成真理，明明是腐朽，却当作神奇。

司马迁是我国汉代著名历史学家。他在论及自己撰写《史记》的目的时，强调要“述往事，思来者”，通过历史来认识现实和未来；他还“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①，总结历史经验。这种明确的目的贯穿于这部世界名著的始终。中国历代史家继承了“经世史学”的传统。唐杜佑撰《通典》，意在“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宋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在于“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唐刘知幾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民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② 20世纪初，梁启超以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发起“史界革命”，揭开了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序幕。他认为“史界革命”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中国史学的陈腐和落后，是中国社会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不能立于世界之林。梁启超从另一侧面，同样也在强调史学和社会的联系。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战斗作用。它自诞生之日起，即自觉地回答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尖锐的问题，20世纪20年代末，积极开展关系到中国命运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李大钊、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等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外历史研究实践相结合，重新改写中外历史，在社会实践中，为扩大唯物史观的社会影响，丰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外国史学，包括西方史学在内，从远古至今也是“经世史学”。关于这个问题，外国历史学家大多不否认这个事实，但在我国史学界，特别是在一些年轻学者中却不承认这一点，似乎一说“经世”，就再也沒

① 司马迁：《报任安书》。

② 刘知幾：《史通·史官建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有“科学”。西方史学所以“崇高”、“神圣”，就在于没有意识形态的影响，是“纯而又纯”的学术。他们将史学的社会性、社会意义、社会价值，同它的科学性、科学意义、科学价值对立起来；否认社会性是历史学的基本属性之一。这种认识的误区，在我国史学界至今仍然有不小的市场。澄清这种错误的认识，还有许多的事情要做。

以西方史学为例，“经世”在其源头古代希腊的史学中，就已明确表现出这个特点。无论希罗多德，还是修昔底德，他们修史的目的都是为了述古喻今，垂训后世，如修昔底德所言，“擎起历史的火炬，引导人类在摸索中的脚步”。古希腊史家戴奥尼西也认为，“历史是一种以事实为训的哲学”。

在国内谈到历史研究所谓的“客观性”时，不少人都把目光投向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兰克和以他为中心的“兰克学派”，赞誉兰克是“客观主义”史学的集大成者。兰克和兰克学派主张超然的、不偏不倚的“客观主义”；强调撰写历史时应做到“如其实在所发生的情形一样”。而实际上这是办不到的。首先看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德国近代史学所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正是经过兰克及其弟子们的系统阐发和传播的结果。兰克所代表的近代德国史学中的民族主义倾向，和19世纪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德国等欧洲民族国家的建构有着直接的联系，不可能脱离政治环境、社会氛围和宗教观念的影响，不存在所谓的“客观”。不仅是兰克，同时代德国其他的历史学家也是如此，特别是“普鲁士学派”的表现就更为突出。美国历史学家伊格尔斯曾言：“在1830年到1871年德国走向统一的过程中，历史学家在这些关键时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是前所未见的。如果我们对历史学家们的角色不加重视，我们就无法写出德国的历史和德国自由主义的历史”。^①德国的情况具有普遍的意义，资本主义时期欧洲其他国家史学的发展，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社会意义。

美国史学和美国的社会发展息息相关，同样也不存在着“纯粹的客观”。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20世

^① 王晴佳：《论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与缺失》（上），《河北学刊》，2004（4）。

纪上半叶，1910年出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特纳代表的“特纳学派”风靡一时。他提出的“边疆学说”的要旨是：美国历史发展的基本因素是边疆，美国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成是对大西部的拓殖史。美国边疆的扩张是“文明”的扩张，是“文明”对野蛮的讨伐。这种扩张乃是美国的特性，它不会因“西部边疆”的消失而消失，反而会在更广阔的外部世界进行。特纳的边疆学说，对美国历史进行了重新解释，反映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公开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1949年出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的里德则更明确地提出：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在于为当前而解释过去。

至于意大利学者克罗齐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更是众所周知，广为流传。与他在1917年提出这个著名命题相联系的，是他将“历史”和“编年史”进行了严格的区分。他说：“历史是活的历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历史是当代史，编年史是过去史；历史主要是思想行动，编年史主要是意志行动。一切历史当它不再被思考，而只是用抽象词语记录，就变成了编年史，尽管那些词语曾经是具体的和富有表现力的”。他还认为，“当生活的发展逐渐需要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变成现在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穴中，直到文艺复兴欧洲精神重新成熟时，才把他们唤醒”；“因此，现在被我们视为编年史的大部分历史，现在对我们沉默不语的文献，将依次被新生活的光辉煌耀，将重新开口说话”。^①

在克罗齐看来，唯有当前的兴趣和要求才促使我们去研究过去，激活过去，将编年史转变为历史，这种活的历史、真历史恰恰是因为活在当下而可以称之为当代史。在《历史即自由史》中，克罗齐写道：每一个历史判断的基础都是实践的需要，它赋予一切历史以当代史的性质，因为无论与实践需要有关的那些事实如何年深日久，历史实际上总面向着当代的需要和实际。在大量西方历史学著作中，都不难看到克罗齐这些理论是如何渗透在他们的作品中的。在这些事实面前，一些人仍坚持说西方史学是与社会现实无关，超然于意识形态的“科学”，显然是在

^① [意]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6、11、1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自欺欺人。

世纪之交，世界历史进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西方一些理论家认为“冷战”的斗争，主要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冷战的结束，国际领域里的意识形态斗争也将消失。他们还不无得意地宣称，是“上帝”选择了美国作为“世界的领袖”，担当起“世界的领导”，来履行在全世界“保护自由”的使命。这和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关于“美利坚民族是上帝选中来拯救人类的”的说教，一脉相承。这些在我国令人感到可笑之余，也无不让人感到担忧，因为确实有人居然就相信了这些谎言，似乎在国际政治生活中，意识形态真的正在消失或已经消失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意识形态不仅没有消失，而且在不少方面还有所加强。例如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还有“国家主权终结论”，“国家主权让渡论”，“人权高于主权”；以及“虚体国家”（Virtual State），“非领土化的国家”理论；还有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治理”，“没有政府的治理”，鼓吹用所谓“全球的共同利益”代替“民族国家的利益”；民族国家已经“过时”，向“全球化的社会”转化等等，无一不是在强烈地宣扬美国欲称霸世界的意识形态。

这一切在美国的史学中，也都有具体的表现。1999年，斯特恩著有《世界文明：全球的体验》，这是在美国广泛流行的一本世界史教科书，作者在回答为什么要学习世界史时说：原因显而易见，美国的人口构成在不断地改变，这增加了对国际状况理解的需求。……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不断增长，它在太平洋沿岸、加勒比海岸和大西洋长久以来就是一大势力，但是美国将它的利益划定在欧洲。在20世纪后半叶，参与了三场亚洲战争后，再加上全球范围大规模的经济文化往来，美国及其公民已经拥有了全球观念。这一观点强调当前国际事务和所有文明的重要性。不难看出，美国世界历史教学的目的，完全是从美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

从以上客观存在的事实，和对这些事实的认识及思考，使我开始着意探讨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的关系。学习和研究中每有一得之见，便作文记下，近30年也有一些著述公开发表，现归纳起来，大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通过对中国史学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分析史学和社会的内在联系。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国内历年已经有不少成果问世，笔者就不再重复；我所做的工作，则是在已经发表的著作中没有涉及或较少涉及的问题，如中国世界历史研究萌生、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其社会动因；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民族精神，以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如何弘扬这一民族精神；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其历史功绩和历史经验；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广阔背景下，中西史学的碰撞、交融，以及在中国的社会反响等。我想，时间是最公正的裁判，事实最无情，也最有说服力。以上问题的研究大多已经成为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昨天”，如果没有偏见，特别是没有政治上的偏见，那从“昨天”的事实中，应该清楚地看到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之间天然的内在联系，以及这些联系无论对中国社会发展，还是对中国史学发展都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其二，要真正做到理解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的关系，那这种“理解”须建立在理性的、科学理论的认识上，而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具体事实的感性认识上。因此，我将“历史认识理论”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历史认识理论”是我国和原苏联及东欧国家经常使用的科学概念，而在西欧和北美诸国，与这个概念相同或相近的研究内容，则多用“批判的或分析的历史哲学”这个概念来概括。这就是说，历史认识理论是关于“历史学自身”的哲学思考，而非是对“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的哲学思考，或者说，历史认识理论是关于历史学的哲学。历史认识理论涉及的问题很多，而我则将研究重点放在什么是“历史事实”；历史事实的“主观性”和“客观性”；历史过程的客体和历史认识的客体；历史认识主体，主体意识和主体的创造性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明确“历史学家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历史思维是历史认识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历史思维首先是时代的历史思维，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自然是探讨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的题中之义。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科学革命影响下的历史思维；现代历史思维和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

其三，探讨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的关系，不能永远停留在往事的回顾上，而应有时代的特点，突出问题意识，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前瞻性。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在21世纪初的今天，“全球化”是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每一学科都要面对的问题。各个学科都从自己的学术领域出发,深入探究全球化的真谛,回应全球化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已经产生、正在产生和可能会产生的影响,历史学自然也不例外。这些问题在历史学科似乎表现得更直接、更充分,例如“全球史”已经成为国际史坛广为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在我国,以“全球化和全球史”为主题的学术文集、学术译文集、学术集刊等相继问世;西方体现“全球史观”的名著,如英国历史学家 G. 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导论》,美国历史学家 L. S.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两卷本《全球通史》,I. 沃勒斯坦的多卷本著作《现代世界体系》等都有中文本问世。美国学者 J. 科特金著《全球城市史》(2005 年兰登书屋)问世后不到一年,该书的中文本在 2006 年 3 月,即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这表明国际学术交流的深度、广度和速度同以往相比,都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可以从人类历史进程这个更为广阔的视野下,去认识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的联系,这可能会对这个问题有更深入、更新的认识。

以上三个方面的内容,大体勾勒了笔者的研究思路和具体的研究路径。这些研究结果构成了本书的主要内容。它是对近 30 年中国史学史某一方面的点滴记录。认清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的内在联系,归根结底是为了彻底克服历史研究的“书斋化”倾向,充分实现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历史学家的学术生命,只有在时代的烈火中燃烧、锻造,才能实现其价值,放出光彩。然而,真正做到“认清”并非是一件易事,关键是要有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理论指导;否则,非但不能“认清”,甚至会搞到颠倒黑白的程度。

当前,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指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构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新形态,阐释马克思主义史学原理的新体系、新发展,是我们面临的迫切任务。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决不是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当作现成的“公式”,不分时间和地点机械地套用,去“剪裁”历史,而是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认识和分析历史。我们应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革命精神、中国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同外国史学的有益内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

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新形态。我想，这是我今后努力的方向，只要一息尚存，则耕耘不止。

衷心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特别是出版社总编辑杨耕先生和李春梅女士。没有他们的关心和鼓励，本学术文集不可能问世。对于书中不妥之处，诚恳地欢迎学界同仁和各界读者批评指正。

于 沛

2006—09—05

目 录



关于构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新形态的思考 / 1

-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 / 2
- 二、继承发扬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 / 6
- 三、汲取借鉴外国史学的优秀成果 / 10

民族精神、先进文化和历史研究 / 14

- 一、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 14
- 二、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精华 / 19
- 三、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必先为史 / 22

救亡图存和中国世界史研究的萌生 / 26

- 一、“睁眼看世界”——鸦片战争后新的社会思潮 / 27
- 二、洋务运动和对世界历史的新认识 / 33
- 三、民族危机加剧和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新视野 / 40

弘扬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民族精神 / 57

- 一、中国世界史研究和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 / 58
- 二、拯救民族危亡和外国亡国史研究 / 60
- 三、为推翻封建统治研究外国革命史 / 64

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的发展——20 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和思考 / 70

- 一、进化史观和 20 世纪初中国新史学 / 71
-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 / 75
- 三、新中国成立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 77
- 四、新时期中国历史科学的繁荣 / 82
- 五、改革开放和外国史学理论研究 / 90

西方史学的传入和回响 / 94

- 一、西学东渐和“传教士史学” / 94
- 二、中国早期的世界史教学 / 98
- 三、世界史：从介绍向研究的转化 / 104
- 四、从美国新史学派到法国年鉴学派 / 108
- 五、西方史学传入中国的回响 / 116

外国史学理论和当代中国历史科学建设 / 118

- 一、“必须要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世界” / 118
- 二、陈翰笙历史研究的时代精神 / 123
- 三、中西史学比较中的社会学视野 / 127
- 四、西方史学史研究中的问题和方法 / 133
- 五、对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的思考 / 139

变动中的西方史学 / 143

- 一、20 世纪西方史学的主要内容 / 143
- 二、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 / 147
- 三、问题意识和关注现实 / 150
- 四、“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 157

时代 史家 史著——读《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 160

- 一、从《剑桥世界近代史》到《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 161

二、《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和当代西方史学主潮 / 166

三、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 / 172

历史认识中的“历史事实”问题 / 178

一、历史事件和主观化[I]历史事实 / 178

二、历史认识 and 主观化[II]历史事实 / 183

三、历史事实的“客观性” / 190

历史过程的客体和历史认识的客体 / 201

一、历史客体的属性 / 201

二、历史认识客体的特殊性 / 209 、

三、历史认识的特殊性 / 215

历史认识：主体意识和主体的创造性 / 221

一、历史学家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 / 221

二、历史认识是主体对客体辩证的能动的反映 / 229

三、历史认识主体的创造性 / 235

爱德华·卡尔历史认识思想述论 / 239

一、历史事实的主观性和客观性 / 240

二、个人和社会的关系 / 244

三、历史中的因果关系 / 248

四、历史学是一门科学 / 252

五、历史的进步性问题 / 256

论历史思维 / 262

一、历史思维是时代的历史思维 / 262

二、构建历史思维的基本要素 / 269

三、当代历史思维的特点 / 275

史学的科学认识功能和理论思维 / 283

- 一、史学的基本功能是科学认识功能 / 284
- 二、历史研究的过程是科学认识的过程 / 288
- 三、历史思维是积极的理论思维 / 292
- 四、没有理论思维就没有历史学的科学认识 / 295

科学革命和历史思维 / 299

- 一、科学革命的社会意义和社会功能 / 300
- 二、科学革命和历史思维同属一定的历史范畴 / 304
- 三、科学革命影响下的现代历史思维 / 310
- 四、现代历史思维和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 / 316

文化、文化学和文化历史学 / 322

- 一、文化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体系 / 323
- 二、文化学是关于文化现象或文化体系的科学 / 330
- 三、建立在广义文化概念上的文化历史学 / 336

反“文化全球化”——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文化多样性的思考 / 348

- 一、“文化全球化”是谎言和陷阱 / 348
- 二、世界历史是多元文化的历史 / 354
- 三、文化霸权和文化帝国主义 / 361
- 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 364

全球化和“全球历史观” / 368

- 一、全球化是时代的产物 / 368
- 二、全球性是当代史学的基本特征 / 372
- 三、全球历史观的“地方化”或“本土化” / 379

全球史：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 / 383

一、全球史和世界史：历史研究单位的转变 / 383

二、全球化、全球化意识形态和全球史 / 389

三、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 / 397

后记 / 402